

守必坚、战必胜的志愿军阻击战

“铁在烧”的血肉长城

■罗德海 田俊博

“他们不知何时到达，在朝鲜东部高原荒无人烟的崇山峻岭中埋伏下来，使‘联合国军’在十分艰难中作战，遭到了损失。”这句话来自“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对志愿军黄草岭阻击战的评价。类似的阻击战，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并非个例，志愿军凭着机智、勇敢和牺牲精神，创造了以步兵阻击敌机械化部队的奇迹，成就了我军守必坚、战必胜的美名。

向死而生的战斗意志。抗美援朝战场上，阻击战成为志愿军不得不经受的血火考验。从诱敌深入的黄草岭阻击战、飞虎山阻击战，到敌后阻援的葛岭岭阻击战、长津湖系列阻击战，再到阻止敌反扑的汉江阻击战、铁原阻击战，乃至战略相持阶段的上甘岭阻击战……在几乎贯穿战争全程的阻击战中，火力占优的敌人以飞机、大炮轰炸我阻击工事，再以坦克、装甲车掩护步兵冲锋。面对火力和技术的巨大差距，志愿军经常以简陋的野战工事甚至是血肉之躯，用火箭筒、爆破筒、炸药包和轻武器等有限火力，同敌正面抗衡。

这种硬碰硬的战役战斗，是对一支军队战斗意志的检验。从历次阻击战的战场表现来看，志愿军没有被敌火力压倒，始终保持高昂士气和坚定意志，展现出崇高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牺牲精神。黄草岭阻击战中，志愿军124师371团4连在烟台峰顽强抵抗美军5昼夜，全连只剩8人，阵地岿然不动。解放军全国战斗英雄、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在阻击战最后时刻，冲进敌群拉响炸药包，与敌同归于尽。

在惨烈的铁原阻击战中，为给后援部队争取时间，第63军党委发出指示号召，要求全体指战员“勇于挑重担，勇于打恶仗，不叫苦，不叫累，不怕孤军作战，不怕流血牺牲，发挥独立作战能力，像钉子一样，钉在前沿阵地上，要机智勇敢，活在阵地上，战斗在阵地上，将敌人消灭



铁原阻击战中，顽强战斗的我志愿军

在阵地前”。最危急时，敌在1个小时内向我189师阵地倾泻4500吨炮弹，有的连队阵地被美军凝固汽油弹烧焦，泥土被敌炮火翻起来两米。在连续抵抗十几天、成功完成任务后，第63军军长傅崇碧受重伤，部队伤亡达两万余人，189师只剩下1个团，该师566团1连从185人拼到只剩轻伤员1人、重伤员16人。许多身经百战、在冀中与侵华日军周旋8年的指战员，永远留在铁原的山岭中，用生命谱写出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歌。2015年播出的纪录片《铁在烧》，便全景式反映了铁原阻击战的战斗过程。

机智巧打的阻击战法。面对敌火力和兵力优势，志愿军各级指战员在阻击战中最大限度发挥主观能动性，采取灵活战术打击敌人。例如，在1950年11月29日的葛岭岭阻击战中，志愿军113师337团1营1连2排，在排长郭忠田指挥下，于葛岭岭布设假阵地，巧妙依托美军南撤道路拐弯附近的山石地形，抵挡住

美军100余次架次战机轰炸和50余辆坦克的轮番攻击，靠有限轻武器顽强阻击南逃美军，歼敌215人，己方无一伤亡。铁原阻击战中，志愿军188师563团3营8连，采取挖洞防炮、机动作战和夜袭出击等灵活战法，顽强抵抗美军进攻6昼夜，打出了16:800的交换比。

芝浦里地区阻击战中，志愿军第15军先以炮兵火力杀伤向我接近之敌，再以步兵火力杀伤向我冲击之敌，组织步炮协同反击，歼灭突入阵地之敌，并及时调整兵力部署，以小部兵力防守一线阵地阻敌，主力向二线阵地收缩，扼守纵深阵地。通过这些灵活战术战法，第15军在10天内先后击退美第3师、第26



微历史

核地雷旁养鸡

20世纪50年代，英国研制了一型名为“蓝孔雀”的核地雷，设想埋设于西德的富尔达峡谷，以阻止苏联坦克集群的突袭。

不过，深埋地下的“蓝孔雀”核地雷，其引信会因低温而失效，导致无法正常引爆。英国核物理学家经多年研究后，找到了解决办法——鸡。

“蓝孔雀”核地雷埋设时，引信旁会安装一个备好饲料的鸡笼，里面的鸡可以其40摄氏度的体温维持引信正常工作状态。鸡笼中的饲料大概够鸡生存8天，足够战时所需。鸡饿死后，引信会因低温失效，核地雷也随之无法引爆。

由于“蓝孔雀”核地雷威力巨大，且会造成严重核辐射，在盟国引爆核武器也会造成很大负面影响，所以英国最终放弃了这一核地雷项目。以鸡为引信保温的方案一直处于保密状态，直到2004年3月31日被英国国家记录办公室解密。刚解密时，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个愚人节笑话。

运输机改轰炸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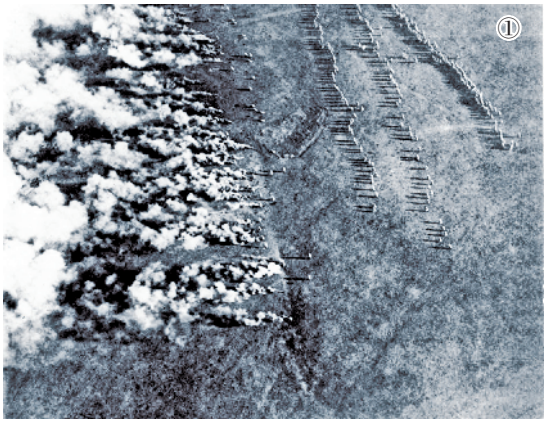
以运输机承担一定轰炸任务的做法，早已有了之。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西班牙内战中，意大利SM.81运输机和纳粹德国Ju52运输机都曾扮演过轰炸机的角色。1932年，哥伦比亚与秘鲁发生冲突。哥伦比亚空军在两架民用水上飞机的地板上打出炸弹投放口，作为轰炸机使用。

相比上述这些临时改装措施，苏联真正研制了一型专用于轰炸的运输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严重缺乏中型轰炸机，苏联设计师在里-2运输机的基础上设计研制了里-2VV轰炸型运输机，机背增加自卫机枪塔，炸弹可内置于货舱或挂载在机翼下。机组成员还可通过货舱门徒手投掷小型炸弹。

运输机改轰炸机的做法在二战结束后，一直影响着苏军和今天的俄军。至今，俄军运输机仍保留投放炸弹的功能，其条令也规定运输机需以自身携带的炸弹和航炮自行清理空投空降着陆场。

（徐 奇）



- ①一战东线战场上，施放化学武器的德军
- ②一战中的各类防毒面具
- ③一战时使用的验毒盒
- ④一战时某型化学武器炸弹

一战俄军防御化学武器之做法

■李子实

最近，俄罗斯军事历史协会科研处专家康斯坦丁·帕哈柳克撰文称，尽管化学武器杀伤力极大，但由于受多种因素影响，一般多在战术层面产生效果，没有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整体战局，反导致参战国人员伤亡巨大，贻害无穷。同时，帕哈柳克的文章也介绍了当时俄军防御化学武器攻击的一些做法。

1915年1月，俄军在波利莫夫战役期间遭敌第一次大规模化学武器攻击。德军当时向俄军阵地发射1.8万枚甲基溴化物炮弹。虽然甲基溴化物导致很多俄军士兵丧失知觉倒地，四处弥漫的甲基溴化物烟雾也使俄军阵地“伸手不见五指”，但当时的低气温削弱了杀伤效果，德军的第一次进攻仍被俄军击退。直到傍晚，因德军兵力占优，俄军才被迫撤退。当年8月6日，德军对俄军奥索维茨要塞发动化学武器攻击，其作用也因当地沼泽密布的地形条件而大大降低。

帕哈柳克在文中称，上述两个战例表明，化学武器的使用 and 效果受到很多限制。化学武器性质不稳定，受低温、

潮湿等环境外，天气情况也会削弱化学武器的作用。如果风向变幻不定，化学武器还有可能施放一方受到伤害。

有效的防护措施，也使化学武器的杀伤效果大大降低。1915年年初遭化学武器攻击后，俄国开始研制化学武器防护器材。最早的防护器材十分简陋，是浸泡特殊溶液的纱布或抹布。为提升防护效果，俄国工程师后来研制了可紧贴面部的布质面罩，但防护性能提升有限。

俄国著名化学家尼古拉·泽连斯基为寻找有效防护化学武器攻击的办法，亲自前往前线调研。他注意到，当氯气来袭时，凡是用军大衣蒙住头或把头钻进松软泥土里的士兵都幸免于难。研究分析后，泽连斯基发现军大衣呢毛和土壤颗粒能够有效吸附有毒物质，这帮助泽连斯基找到了研究方向。经进一步研究、试验，泽连斯基发现木炭既能吸附有毒物质，还能保证呼吸畅通，滤除有毒物质的效果很好。随后，泽连斯基以易生产、成本低、过滤效果更好的活性炭为滤毒材料，于1915年8月成功研制出防毒面具。这种防毒面具由

高质量橡胶制成，可包裹整个面部，构成密封环境，不仅可保护呼吸道，还能保护眼睛和脸部皮肤。

除防毒面具外，自1915年下半年起，俄军在部队中普及躲避化学武器攻击的做法。俄军在后方开设专门场所，以烟雾模拟化学武器，训练士兵如何选择并利用合适的风向、地形等，躲避化学武器攻击。

1916年春季，俄军开始使用化学武器炮弹作战。当年夏季，化学武器在著名的布鲁西洛夫突破战役中发挥了作用，这也是俄军发动的第一次化学武器攻击。

帕哈柳克认为，到一战结束时，化学武器也只是帮助参战国完成了一些战术性任务，大规模化学武器攻击的次数很少，化学武器炮弹常常与普通炮弹一起发射轰击敌阵地，作为一种辅助攻击手段发挥作用。

链接历史

原典

《百战奇略》乱战篇原文为：凡与敌战，若敌人行阵不整，士卒喧哗，宜急出兵以击之，则胜。法（《孙子兵法·计篇》）曰：“乱而取之。”

乱战篇认为，对敌作战，若敌阵紊乱不齐，士兵混乱喧哗，应立即出兵进攻。这样有利于我军取胜。诚如古代兵法所说：敌混乱不堪时，就应乘机攻击。

战例

李渊隋末起兵之初，部将段志玄随同刘文静率军于潼关（今陕西省潼关县北）抵抗隋将屈突通的进攻。刘文静被屈突通部将桑显和击败，部队溃散。这时，段志玄率领20名骑兵赶来救援，阵斩隋军数十人。战斗中，段志玄胸部被敌箭射伤，由于担心引起部队思想波动，便忍痛不言，甚至再三冲入敌阵拼杀，致使桑显和部大乱。刘文静部士气重新振作，乘机勇猛冲击，大破隋军，屈突通被俘。

1953年6月，志愿军总部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决定发起夏季战役第三次进攻，以配合停战谈判。志愿军第68军203师奉命担负全歼南朝鲜军首都师第1团的任务。首都师第1团是李承晚集团的精锐部队，号称“白虎团”。该团全美式装备，在驻扎地构筑严密坚固的防御体系，占有工事、地形之利。203师决定首先摧毁其团指挥所，然后逐个歼灭。7月13日夜至14日凌晨，侦察排长杨育才带领尖刀班，一路抓俘虏、察敌情、闯关过岗，按时到达“白虎团”团部所在地二青洞。尖刀班12名战士分为3组，以一当十，向敌团部发起突袭。敌不知志愿军来了多少，吓得六神无主。激战1小时后，“白虎团”团长被击毙，团旗被缴获。指挥所被端掉的“白虎团”随即崩溃，士兵丢弃武器弹药，四散奔逃，志愿军乘机将战线向南推进20公里。

计谋分析

找准发力点。乱战，指趁敌内部发生混乱之时，利用其力量虚弱、弱无主见之机，从中渔利。说到底，这是一种强调乱中取利、乱中获胜的计谋。然而，乘敌之乱，必须首先确保己方不乱。指挥员必须想方设法调整己方状态，改变被动和不利局面。“浑水摸鱼”者，若自己也成为浑水中的一条鱼，辨不清方向，反而会给敌以喘息之机逃之夭夭甚至遭其反咬一口。同时，指挥员要有一双“火眼金睛”，能够随时洞察敌情况，特别是掌握敌混乱的特征，这样才能抓准战机，确保出手即中。古代兵书《六韬》曰：“三军数惊，士卒不齐，相恐以敌强，相语以不利，耳目相属，妖言不止，众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将。”当敌方出现这些表征时，说明其乱局已定，必须不失时机立即出击。杨育才所在穿插分队，在歼灭“白虎团”团部后，利用敌慌乱无措之有利时机，勇猛顽强、机动灵活，3个多小时穿插前进9公里，彻底打乱南朝鲜军防御体系，对我西集团顺利完成战役第一步任务起到关键作用。

摧毁战斗意志。战国军事家尉缭子说：“气实则斗，气夺则走。”而夺气之法，重在攻心。敌发生混乱时，部队往往滋生逃避心理，战斗意志和信心极为脆弱，容易士气低落、军心涣散。此时，更强调一鼓作气、一蹴而就，要将支撑敌士气、军心和战斗力的所有支撑力量彻底打垮。所谓乱战，必须把握敌士气低落、军心动摇、战斗力下降的时机，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针对敌薄弱环节持续用力，“趁其病，要其命”，使敌始终处于被动

挨打的不利境地，从而彻底失去战斗意志，全面溃败。因此，攻心夺气，全面摧毁敌气势，才是乱战最高目标。隋末的潼关之战、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奇袭白虎团，无一不是在敌慌乱大败时继续穷追猛打，完全摧毁敌信心而取得的胜利。

保持战争定力。兵者，诡道也。敌我相争，生死拼搏，对敌无诚实义可言，敌对双方往往互相保密、互相隐蔽、互相欺骗，局势错综复杂。大凡成功的军事行动，多与欺瞒麻痹敌人的行动做法紧密相关。要知道，古往今来诸如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等众多经典战术，通常都是先以示弱人，以乱惑人，故意营造出己方混乱不堪、弱不禁风的形象，目的就是为使敌得意忘形、放松警惕，落入我为其精心设计的圈套。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不仅要善于用计，更应举一反三、善于识计。对于乱局，指挥员头脑要冷静，要对敌混乱有清醒认识，能够准确判断和分析敌之混乱并区别对待。对真乱者要不遗余力、连续作战、不留后患。对假乱者则稳坐钓鱼台不为所动，保持强大心理承受能力和战争定力，切不可逞一时之能、图一时之快、贪一时之利，被敌“香饵”所诱上钩。两种处理方式看似矛盾，实则辩证，其根本目的就是始终保持我整敌乱的有利态势，确保顺利达成作战目的。我军历史上，粟裕是出名的以乱诱敌之高手。“反顽”第三次战役中，粟裕为制造我军慌乱撤退的假象，命令部队将破军衣、米袋子、烂草鞋丢得遍地皆是，彻底骗过国民党军，使其一路放心“前进”，径直走入粟裕精心布置的“口袋”中。



志愿军缴获的“白虎团”团旗